

伦敦交响的变与不变

◆ 任海杰

伦敦交响乐团在英国著名交响乐团中向来排名居首，已数度来沪，印象比较深的是在东方艺术中心和上海大剧院的演出。最近他们在本土指挥丹尼尔·哈丁的率领下巡演中国，2017年2月25日与27日登台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上演了两台反响热烈的音乐会，成为近日乐迷津津乐道的话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前伦敦交响乐团的音响给人以结实严谨、金光灿烂的感觉，其典型的特征就是他们经常安可的电影音乐《星球大战》。诸位可以想象这样的音响效果。这次他们变了，至少是在第一场的马勒第四交响曲，变得精致、细腻、均衡、清澈。

第一场上半场开篇是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由当红小提琴家尼古拉·兹奈德担任独奏，此君不久前刚与蒂勒曼指挥的德累斯顿管弦乐团合作，在德国举行新年音乐会，全球直播。一个多月后，他就出现在上海舞台，因此倍感亲切。兹奈德已多次来过上海，独奏或者指挥，这次感觉明显老到许多，其小提琴出色的掌控能力，给人感觉小提琴在他手里就像个小玩具，他的音乐能量似乎大于仅小提琴的表现，难怪他还要当指挥。我最欣赏他的音色，滋润奶油，有前辈克雷斯勒遗韵，

不过以此种风格来演粗犷厚实的西贝柳斯，难度不小，兹奈德是以他独到的个人魅力和游刃有余的技巧来征服此曲的。有乐迷认为他的运功有些随意和粗糙，我不认为这是技术问题。他最大的本钱还是悦耳动听的音色，可能也与手中那把制作于1741年的名琴“耶稣瓜奈里”有关。他安可的巴赫第二号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中的“行板”，洒脱调侃，不禁令人莞尔。

马勒第四交响曲，是他所有交响曲中最为“安静”的，伦敦交响乐团此番呈现的纯净更是发挥到了一种极致，各声部表现出色，非常平衡，配合细腻入微。弦乐声部的良好，似乎是各名团应该必备的，而伦敦的木管、铜管，如长笛、圆号、小号……声音控制得非常好，互相之间配合齐奏时的弱音、所融合出的泛音之美妙，纤毫毕现，余音缭绕，不绝如缕，唱片中是难以听到的。在第四乐章演唱的德国女高音莉迪娅·托依舍原本是临时救场，但她优美的声线和与全曲相吻合的声



郭新洋 摄

韵，赢得赞赏。哈丁的指挥清晰流畅，谋篇布局成竹在胸，掌控力度比以前更成熟。要说有比较明显弱点的，是第二乐章小提琴首席在表现“死亡之舞”时似乎太“轻巧”一些了。总之我很少听到如此纯净空灵的“马四”，对伦敦交响乐团居然也有

如此出色的“轻功夫”，刮目相看。

第二场，开篇也是西贝柳斯，单乐章的第七交响曲。虽然专业者会对此作的作曲技巧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我一直认为这是西贝柳斯才思枯竭之作（之后几十年他几乎停止了创作），拿到现场演奏，几乎没有好效果的。有乐迷

他怀抱着那块玉 ——纪念古琴大师管平湖诞辰120周年

◆ 尹大为

今年3月4日，是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120岁的诞辰日。

古琴自从评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火了。喜欢古琴的多了，学琴的人也多了。管平湖作为一代古琴宗师，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挂在嘴边。谁如果不知道管平湖，大概已算不上“文艺小资”了。

十年前，我也附庸风雅，学过几天琴。琴没怎么学会，倒是抱回了一大摞古琴唱片。古琴毕竟小众，唱片不多，我几乎把所有古人今人的古琴CD全买下了。琴不会弹几段，耳朵却是挑剔的。听来听去，还是觉得管平湖最得我心。

管先生最出名的曲子，莫过于他弹的《流水》了。1977年，美国发射的“旅行者”号卫星，将此曲录音作为东方音乐的代表，和其他一些音乐一起，带入太空，寻找外太空知音。这大概也是中国音乐，首次冲出地球，响彻太空。

和其他同时代琴人相比，他是幸运的。他留下的录音相当多，现存录音近40曲，还留下一些演奏录像，使我们能在他去世50年后的今天，还能领略他操琴的绝世风采。他光《流水》就留下四个版本，很多人都对曲子最后那段技巧极难的“七十二滚拂”津津乐道。他急速拨弄琴弦，模拟激湍湍急的山间流水声。我倒不怎么喜欢这段，弹琴不是杂技，“太似则媚俗”，外行看个热闹而已。我很喜欢他《流水》开始的几分钟，所有古琴的指法基本在此都有了，弦声极古朴，冲淡，散音声如裂帛，吟揉沉稳，极慢，泛音袅袅，清虚至极。中国古代文人理想中的至高境界和不同流俗的高洁品格，在此展露无遗。

他最著名的曲子，还有《斂乃》、《广陵散》、《离骚》、《获麟》等等，打谱方式极为独到，广为琴界称道。我倒是也喜欢他弹的一些



“俗曲”，像《梅花三弄》。把弹琴的人里人人都弹的曲子，弹出不一样，才是真本事。他的《梅花》极静，不疾不徐，真是多一分则多，少一分则少，极像宋画。指下的稳健，布白，让我不禁想到指挥大师中的大师切利比达克。

印象中，他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那清旷辽远的琴声。不仅是琴声，还有一种贯穿始终的“气”。黑泽明拍武打段落，高手过招，往往一招之间，即决胜负。其实，古琴也是同样。高手相较，我常常会对比一下两者弹的同一句，高下立判。他的“清”气，似乎是一种质地接近无限透明的空。后来我见到晚明的琴学理论著作《溪山琴况》，也把“清”作为琴声高雅的最主要几个特征。书中说：“清者，大雅之原本，而为声音之主宰。”他的琴声就是《琴况》最直接的“立体”版。

管先生化而外的是至“清”的琴音，而这琴音依托于内在的一股“浩然之气”。听着他的唱片，我常常脑子里就浮现出“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的那种安贫乐道的形象。他出身名门，父亲是清宫如意馆的画师首领，为慈禧太后代笔。少年时享受过荣华富贵，可惜13

岁时父亲病故，家道中落，后跟随叶诗梦、杨宗稷等名家习琴，一生穷困潦倒。古琴一直颇为小众，民国时学琴者寥寥，教琴、弹琴不足以养活一家，他不得不给琉璃厂画扇面，给故宫修修家具，维持生计。有限的钱财，还要维持他养虫、养金鱼等爱好，家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虽然生活困苦，但“不改其乐”，对琴的热爱，终生不渝。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他教琴分文不收。相比于现在那些名师，动辄几节课几千元的收费，实在有云泥之别。

他是个“琴痴”。他家里有多把名琴，最好的一把是唐琴“清英”。有一次他在电台演奏后，抱着琴、坐人力车回家，路过一路口时，迎面一辆卡车直冲过来，在车翻的刹那，人被甩出几米多远，翻了几个滚，手脚都受伤了，但还是紧紧抱着那把琴。人伤着点不要紧，琴可不能伤着。

我想起古语里经常刻有这样两个字：怀玉。管先生不仅仅抱的是张琴，他更是抱着一块玉，抱着一种精神。安贫乐道，艰苦自守，把中华古老的绝世技艺，在知音寥寥的环境下，默默地传下去。没有他和同道的坚守，我们现在估计连古琴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去年夏季的瑞士“卢什恩音乐节”有点特别，定名为“Prima Donna”（意大利文“女主角”的意思），音乐节的标志颇为吸人眼球：它是一只持有指挥棒的手，涂有红指甲、戴着手镯，这是一次显示女指挥才干的音乐节，共有11位活跃于古典乐坛的女指挥应邀参加。这次音乐节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在美国24个一流古典交响乐团中，只有巴尔的摩交响乐团是由玛琳·艾尔索普领衔，仅占4.1%。

这种情况正在逐步改变：47岁的芬兰指挥家苏娜娜·玛尔卡于去年9月上任赫尔辛基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12月，她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指挥了芬兰作曲家卡佳·萨里亚诺的歌剧《远方的爱》，这是“大都会”有史以来第四次由女指挥执棒；今年，玛尔卡将出任“洛杉矶爱乐”的首席客座指挥，这一职位，以前只有西蒙·拉特尔、提尔森·托玛斯担任过。

立陶宛出现了一位年仅30的女指挥 Mirga Gražinytė-Tyla，去年8月她就任伯明翰城市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这个职位历来被视为是“名指挥的跳板”。“卢什恩音乐节”是一个女指挥展示她们擅长的保留节目的好机会。Gražinytė-Tyla 指挥的节目有贝多芬，也有当代立陶宛的音乐；其他人演出了以勋伯格为代表的第二维也纳学派的音乐，Olga Neuwirth 新创作的打击乐协奏曲；艾尔索普指挥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演出的浪漫时期的作品以及巴西音乐。加拿大擅长当代音乐的女歌唱家芭芭拉·汉尼根现在越来越多地指挥乐

女指挥崭露头角

团了，她指挥“马勒室内乐团”演奏海顿的交响曲和贝尔格的《鲁鲁组曲》，同时还担任独唱。

可以认为，已有不少女指挥崭露头角。但要谈“玻璃天花板”已被打破还为时尚早。在“卢什恩音乐节”上，艾尔索普辅导指挥大师班时，她的一位学生做了个比较夸张的手势，她当即评论：“这有点儿色情的味道。有些姿势男人做是敏感，而女人做就被认为是性感”。艾尔索普的评论说明对女指挥的性别偏见依然存在，这种偏见，不仅来自观众，还来自业内人士。乔马·帕努拉是芬兰著名的音乐界人士，是玛尔卡和汉尼根的老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女指挥应当限于指挥那些具有女性色彩的作品，如德彪西的音乐。艾尔索普在“巴尔的摩”的前任，现任“圣彼得堡爱乐”首席指挥尤里·特米卡诺夫说他并不反对女性任指挥，但“我就是不怎么喜欢，就好比女子拳击、女子举重一样，我不喜欢看这些表演，这只是我的品味而已”。

当今具备一流实力的女性指挥并不算多。不过有些数据非常鼓舞人心：拥有大学指挥系博士学位的女性的比例要超过实际在乐团执棒的女指挥；在2013-2014演出季，各大交响乐团的女性演奏员占到47.4%，而在几十年前，女性的比例是十分稀少的。2002年，艾尔索普创立了旨在培训职业女性指挥的 Taki Concordia Conducting Fellowship，2008年她在巴尔的摩建立一个叫 OrchKid 的项目，为1000多名儿童上音乐课，教授乐器等。可以预见，会有更多的杰出女指挥登上音乐厅的指挥坛。

《巴赫》
小提琴：纳曼尼亚·拉杜洛维奇
编号：479 5933 (DG)

个性独具的塞尔维亚小提琴家纳曼尼亚·拉杜洛维奇在这张唱片中试图以全新的演绎带听者领略“巴赫不同的形象”。为此他邀请亚历山大·谢德拉尔对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咏叹调》及《恰空》等名曲进行改编，为原作的解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特别是他与双面合奏团合作的原本为小提琴独奏而作的《恰空》，在他的弓弦下这首经典之作散发出属于当下的光彩，由此也印证了巴赫的音乐在每个时代都能给擅于创新的演奏者以最大的自由度和可能性。（严煊）

